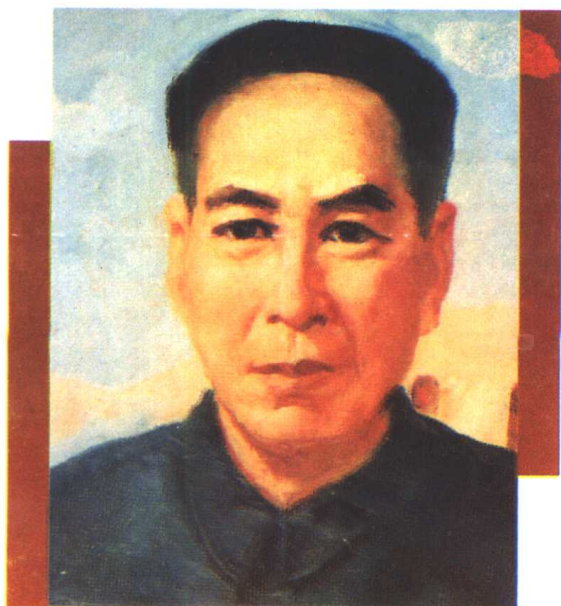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



赵树理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

●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●

赵 树 理

黄永红 编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《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》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主 编：侯 健

编 委：王砚波 任梦熊 华玉佳
伏 琥 杨 光 骆桂明

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——赵树理 编委会 编

*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)

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.5

字数：100千字

ISBN 7-80101-061-2/G·49 定价：4.50元

赵树理小传

赵树理 1906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——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家庭。爷爷教过私塾，不善农事；父亲却是农业生产上的多面手，而且十分喜爱民间艺术，算得上是农村中“文武双全”的能人。赵树理受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爱上了民间文艺，学会了吹拉弹唱。14 岁时到离村 30 里的洋学堂念高小，毕业后曾当过初小教师。19 岁时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，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；以后在漂泊流浪中开始写作。1937 年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，担任过区长、剧团团长，担任过《黄河日报》副刊、

《人民报》副刊、《抗战生活》杂志、《中国人》副刊的编辑，创作上显示出通俗化、大众化的风格。1943年5月成名之作《小二黑结婚》问世，10月创作《李有才板话》，1944年以后陆续创作了《孟祥英翻身》、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《邪不压正》、《田寡妇看瓜》等小说。1949年离开太行区来到北京，先后担任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等职。1954年创作长篇小说《三里湾》，并先后创作了《登记》、《“锻炼锻炼”》、《灵泉洞》等小说。除小说外，他还创作有《万象楼》、《两个世界》、《十里店》等戏剧作品，以及大量的鼓词、杂文等。建国后领导曲艺工作也是他的重要活动内容，为我国曲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被迫害致死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党中央批准给他平反昭雪，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《赵树理文集》，这是这位优秀的人民艺术家留给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目 录

赵树理小传

一、这样的土壤	1
二、求学与漂泊	17
三、人民的作家	36
四、保持农民本色	53
五、农业社的自己人	72
六、一株抗风的树	89
七、“山药蛋”风格	109

一、这样的土壤

苦难的土地，艰辛的生活。放牛、种地、驮炭，挨过别人的欺辱，受过躲债的风寒，但是“厄运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”（培根语），读书、求学，自有一番乐趣；听戏、唱曲儿，打鼓、拉弦子，更是欢乐无穷，这就是农民的儿子——赵树理的少年生活。穷苦的日子，教给了他生存的本领；私塾、村学，使他受到了初步的文化教育；纯朴多彩的民间文艺，又使他得到了艺术的滋养与熏陶。就是这样的土壤，孕育着大树的根芽，并为它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养分。

太岳山脉南端，崇山峻岭中有个小小的山村——尉迟。传说，唐朝时开国大将尉迟恭因为不满朝政，打死了赃官何宗，逃出朝廷，藏匿在这里，靠编簸箕为生，村子也就因此得名，至今村里还有一座尉迟庙呢。庙里除了供奉尉迟恭的神像，还有一块“鄂王忠武”的匾额，这是因为当年岳家军曾在这里抗击过金兵，庙里也供了岳飞神位，这块匾就是那时的遗物。过去的尉迟村，尽管生活穷困，却是个重气节、敬先贤的村子。

村里有一处还算讲究的砖瓦房子，是乾隆年间一位赵姓举人老爷盖的。如今院里东房住着一户姓冯的；北房、西房连阁楼，住着举人的后代赵和清一家。赵和清的父亲赵忠方年轻时读过书，在河南一家同乡开的杂货铺里当过伙计，30多岁上得了儿子，就留在家里不再外出，做不了农活，就在冬春两季开个馆，招上20几名学生，讲讲四书五经什么的。赵和清跟他父亲可不一样，扶犁耕地，耨耩下种，没有一样不在行的。“谁家农具坏了，他拉起大锯，支起铁匠炉，铁木工活全能拉开套；就是邻居们锅漏了，壶烂了，他也能给拾掇拾掇。他还会号脉开方，尤其外科看得好；看风水、测八字、择出行也都是他的副业，所以有个外号叫“小孔明”，算是村里文武双全的能人了。此外还有婆媳2人带着个小孙女儿。一家人种着16亩地，养着一头毛驴，日子虽不富裕，也还过得去，只有一件事儿不顺心；两代单传，这第三代还没见个男孩儿。

1906年9月24日黄昏时分，从西屋炕上传来一阵婴儿“哇哇”的啼哭声，“是个小子！”院里的奶奶高兴得跳起来就往屋里跑，又猛地停住了脚步，她想起来孩子大人的东西竟

一点儿也没备下，于是大声埋怨起家里的两个男人来：“瞧你们父子俩多能，连块新布都没有，这日月咋熬呀！”此时的她早已忘了自己的不是：自打媳妇生了个孙女儿，她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给脸色看，二胎快生了，还不叫歇着，“媳妇是个开瓦窑的——只会生女娃”，谁想真生了个小子！赵家又有了接续香火的人！她不由得笑得满脸开花，取下自己的包头布，包起了小孙子，紧紧抱在怀里。“起个名吧。”叫啥哩？这孩子是顺着两代人想孙子、盼儿子的心思来到世上的，他给全家人带来了希望与欢乐，谁不得意呢！“得意”就成了这个小男孩的乳名。

要说得意，爷爷赵忠方最得意。孙子虽说身子骨单薄，但却十分的伶俐乖巧，不管什么一教就会。六七岁的孩子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神童诗》背起来朗朗上口。“得意，‘幼不学，老何为’？后边是什么呀？”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学，不知义……”最使爷爷得意的还是那些打卦算命的口诀，小得意也能弄得滚瓜烂熟，念念大小流年，掐掐属相，卜卜课，哪样都行。爷爷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，大人们没事也都爱逗着他玩，“得意，掐掐看，我是什么属相？”“得意，明天你大婶子要出门，行是不行呀？”人人都夸这孩子聪明，长大准有出息。

一晃几年得意大了，被送到本村吕家的家塾去借读，爷爷才给起了个大名叫树礼，意思是要他成为知书识礼的人。小树礼聪明好学，又有爷爷教的底子，学习成绩自然是最好的，老师也偏爱他，常以他作样儿，“听听，树礼背得多好，你背的那叫啥？”“看看，树礼写的，多整齐。”可是有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却常常欺负他。有一次，几个顽童合伙儿捉弄人，把

一小篮炉灰放在拉开一个缝儿的门上，正好老师一推门，灰篮掉下来，扣了一头一身的灰，气得老师火冒三丈，顾不上掸掸，就大吼起来：“谁干的？说！”孩子们都不吭气儿，“好哇，不说，谁也别想逃过去！”突然一个孩子指着小树礼说：“是他干的！”其他的孩子立即跟着附和“是他！是他！”气晕了头的老师，想也不想，“啪”冲着小树礼就抡过去一巴掌，接着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拉起来按倒在板凳上，扒下裤子，“我这么疼爱你，你竟然如此使坏，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！”劈劈啪啪一顿毒打。小树礼被这突然的打骂吓蒙了，连句辩白的話都来不及说，这会儿，只剩下锥心似的疼，疼呵！当爷爷闻讯赶来时，站也站不住的小树礼一头栽进爷爷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，满腹的委屈都在这哭声中倾泻出来。可是爷爷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心疼地抱着孙子，忍气吞声地回了家。

从此，小树礼又跟着爷爷读书了。没几年他就读完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，还在爷爷的指点下，读了许多封建迷信的书，什么《麻衣神相》、《奇门遁甲》、《阴阳宅》等等。因为爷爷奶奶都是三圣道教的忠实信徒——这三圣道教是一种把儒（孔子）、释（释迦牟尼）、道（老子）三教教义揉合起来的宗教，强调不吃肉、不伤生、敬惜字纸，行善致福，所以小树礼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，每天吃素，烧香诵经，还经常把带字的纸收集起来，烧成灰，撒到村外的河水里。小树礼还有一个记录善恶行为的罐子，做了好事，就往罐子里放一颗白豆；做了坏事，就往罐子里放一颗黑豆。不忠、不孝、损人利己的事都是坏事，像不听父母长辈的话，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，还有像打跑了正在

吃食的小鸡，踩了别人地里的庄稼苗，拿了人家的东西等等，都是坏事，得在罐子里放上黑豆。如果做了大好事，就多放几颗白豆。比如帮助大人修桥铺路，放三颗白豆；把暴露荒野的尸骨掩埋起来，放两颗白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大人们就要倾罐检查一下，小树礼的白豆总是比黑豆多。

在这个勤劳、朴实、信佛向善的家庭里，幼小的赵树理受到了初步的生活启蒙和文化教育，同时也接受了不少封建迷信思想，而且这些封建迷信思想以后一直影响了他许多年。

2

寒风携着雪花又走进了太行山区，给田地、场院带来一片洁白、一份寂静，这时候尉迟村的东头院里却热闹起来，“咣咣咣”，“咚——咚”、“咣咣——咣咣”，锣鼓钹的粗声亮嗓夹杂着丝竹管弦的细声弱语，响个不停，那是八音会在活动呢。

“八音会”是晋东南农村的一种农民自乐班，几乎村村都有，会内备有锣鼓等乐器。尉迟村八音会的乐器长年存在一家吕姓贫农家里，吕家兄弟四个，都喜好民间音乐，他们就住在东头院里。赵和清也是这里少不了的人物，他能吹、善打，还拉得一手好锯琴，每逢雨雪天气或农闲停工，都到这里来过一通乐器瘾，自然每次都少不了带条小尾巴——儿子小树礼。

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，树礼就迷上了这些能够发出各种奇妙声音的乐器，摸摸这个，动动那个，学着击打弹拉，慢慢地越来越顺手了。8岁那年，他学会了打上党戏的梆子。上党梆子是当地的主要剧种，它综合了昆、梆、黄、罗、赚、乐等6个剧种，活动地区只限于山西东南部的19个县；风格激烈、豪放。小树礼喜爱这个剧种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：相隔

15 里的湘峪演夜戏，他也要专门赶去看，看完戏回家，天都亮了。这种劲头，一直保持到 60 年代，都 50 多岁的人了，还能跑上四五里去看戏。

当年上党梆子主要演的是历史戏，像《雕翎箭》、《九锡宫》、《杀四门》、《连环计》等等，给孩子们影响最大的要算关于罗成、张飞的戏了。对孩子们来说，他们是些了不起的英雄，光看了还不过瘾，还要自己来扮扮。那时候，小树礼和村里的伙伴们常常一块儿赶着驴子去驮煤，除了走山道，还要经过两个河滩，这伴着青山绿水的空阔河滩，就成了他们的舞台。大家扯来些杂草当做金色的头盔，至于盔上朱红色的花朵嘛，到处是野花，随便揪两朵，插上就算，管他是上下插还是左右插；装扮好了，互相看看，真是又漂亮又神气。戏看得多了，情节雷同的也多，人物、故事往往串到了一块儿，你算罗成，我做张飞，瓦岗寨的英雄就和三国的猛将打起架来。这种情景，赵树理在 40 年代写的小说《刘二和与王继圣》中做了非常有趣的描绘，不过在小说里赶驴驮煤路上的河滩，改作了放牛吃草的荒草坪：

“小管问：‘咱们唱什么戏？’

小胖说：‘咱们唱打仗戏！’

大家赞成了，就唱打仗戏。他们各人都去找自己的打扮和家伙，大家都找了些有蔓的草，这些草上面有的长着黄花，有的长着红蛋蛋，盘起来戴在头上、连起来披在身上当盔甲；又在坡上削了些野桃条，在老刘地里也削了些被牛吃了穗的高粱秆当枪刀。二和管分拨人：自己算罗成，叫小囤算张飞，小胖、小管算罗成的兵，铁则、鱼则算张飞的兵。

满囤说：‘我算谁？’

二和看了一下，两方面都给他补不上名，便向他说：‘你打家伙吧！’

戏开了，满囤用两根放牛棍在地上乱打，嘴念着‘冬包冬包……’六个人在一腿深的青草上打开了。他们起先还划了个方圈子算戏台，后来乱打起来，就占了二三亩大一块，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。”

树礼稍大一些，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了，他勤快，手脚灵便，各样农活很快就能拿起来、像个庄稼把式了。歇息时父子二人坐在田埂、树下，敞开嗓门就是一台戏，高兴了就干脆跳起来亮相、扎架子，比比划划，一时的劳累都被赶跑了。

15岁时他学会了打上党戏的鼓板。鼓板可是上党戏的指挥呵！全剧的缓急节奏都靠它掌握，所以打鼓板的人不仅要懂其他乐器往往还要把全剧的唱词、台词都背诵下来。少年赵树礼已经能够背诵许多剧目的唱词和道白了，而且有些戏词儿，直到晚年都没有忘。他的至交好友王春说：“他能一个人打动鼓、钹、锣、旋四样乐器，而且舌头打梆子，口带胡琴还不误唱。”这些本事在他参加革命后，曾经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表演过，极大地激起了群众的热情。尽管他的正业是写小说，不是搞戏剧，但有时他对戏的兴趣要超过写小说。几十年来他和上党梆子没有断过关系。

除去上党梆子以外，民歌、快板、评书、唱小曲、扭秧歌，他样样都来得；吹拉弹打更不在话下，笙笛锣鼓没一样弄不响，这些大半儿都是少儿时在东头院的吕家叔伯那里学会的。就是不打不唱的时候，这里也常常聚着许多穷哥儿们。他们无拘无束，海阔天空地聊着，富人穷人、他乡故土、地

里家里，喜乐愁苦，无所不谈；嘻笑逗骂，成串的俏皮话，风趣的顺口溜，随时都能引起哄堂大笑。这情景，我们可以在《李有才板话》中李有才的破窑洞里领略到几分。这是一间不收学费的民间艺术学校，就在这没有固定话题、扯到哪里算哪里的闲谈中，他学到了劳动人民直率、朴实、风趣的语言技巧，接受了农民艺术的滋养，完成了他的“初级语言”教育。他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像这样的学校，他是最好的学生之一。

3

树礼 10 岁那年，奶奶去世了，爷爷也得了重病，请大夫、吃药，花了许多钱，还是不见效，第二年春天也追着奶奶去了。治病、发丧都要钱，家里借了不少债。尽管父亲赵和清是多面手、村里的能人；母亲王金莲也是精打细算、连一块旧布头也舍不得丢掉的人，可是再会过日子也无法抵挡高利贷的重压，一个“驴打滚”，就欠下地主杨树珍等人整整 400 块大洋。家里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但是为了天资聪颖的儿子，父亲还是咬咬牙，借了债让他在村塾里继续读书。

他是个用功的学生，对所念的书都能够背诵如流；他还非常喜爱古典诗词，就连别的学生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藏头诗也能读出来。教书先生因为他聪明好学，也很用心地教他。尽管这样，他也只勉强念了一年书，就又辍学了，正式帮助父亲下地干活，不下地的日子还要放牛、喂驴、拾粪、驮煤。

有一天，他去山上放驴，看着驴吃了一会儿草，就找草多的地方把它一拴，和伙伴们玩起唱武戏的游戏来了，唱着、打着就乱了套，瞎跑起来，忘记了放驴的事。太阳下山了，伙伴们都该回家了，他才想起去牵毛驴，可哪还有驴的影子呢！

他急急忙忙跑回去告诉了父亲，全家都很着急，这头驴可是全家人的命根子呀！犁地、驮煤哪样活也少不得它，一定得找回来。山沟、河滩、树丛、洼地全找遍了，就是不见踪影，真是急死人了。几天后，父亲在集上见到了自家的驴，拉驴的是个外村人，“你的驴？这是我花40块大洋买来的，要想牵走，得把驴钱给我。”没办法，只好又向永安村的吕玉秀借了40块大洋，这才赎回了自家的驴。旧债未清，又添新债，拿什么还呢！为了躲避债主的催讨，10来岁的赵树理只好跟着父亲外出逃债，过上了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的生活了。逃债只能救急一时，不能解决问题，最后不得不卖地还债，以后的日子更难熬了。

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赵和清喘不过气来，只有看到儿子，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。儿子身子虽不壮实，却心灵手巧，学什么一看就会，做什么一干就行，不仅学会了地里的各种活计，就连父亲的编织手艺、号脉治病、阴阳八卦也学了不少，成了家里的好帮手。孩子能干、懂事，给愁眉不展的父亲带来了宽慰，儿子就是他的希望！

1920年离尉迟村30里的榭山（今端氏镇）建立了沁县第二高级小学。村里一个富农要送儿子去上学，想找个人陪伴，于是选中了赵树礼。“让孩子去吧，这是洋学堂。”富农这样劝着赵和清，“学堂是好，可得花不少钱呢。”赵和清回答。“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再说在家种地没出路，为了孩子的出路，也该花点本钱！”富农不厌其烦地劝着，“念书人腿长，说上去就上去了。也叫孩子赚几个轻巧钱吧，难道这么灵气的孩子就只能当山里的老土？”……赵和清有点动心了。夜里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，“哎，醒醒，”他

推了推老伴，“听我说，再借几个钱，叫得意念书吧。”老伴说：“锅都快揭不开了，还念什么书呀！”“咱们咬咬牙，也许将来得意能上去，咱们老了也能跟上享几天清福。”做母亲的自然也巴望着孩子能有个出头之日，反正债是还不清了，为了儿子的出路，上就上吧。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

这天清晨，赵树礼穿着“新衣服”——那是母亲用自己出嫁时的衣服重新染色改做的，扛着自己刮制的小扁担，挑着个不大的铺盖卷，里面还包着几个细糠加柿子面的甜疙瘩干粮，跟在那富农家孩子骑着的牲口后面，到榭山上了高小。

4

学校建在榭山顶上的榭山寺内。这座寺庙是北魏时所建，有13座大殿，以及春秋阁、望河亭等不少亭台楼阁，不仅建筑雄伟宏敞，而且有不少文物，魏征、李沁的手迹碑刻等，再加上摩云的浮图、参天的古柏，既庄严肃穆，又钟灵秀丽，14岁的少年在这里受到了古文化和毓秀山川的陶冶。

但是，这里不是世外桃源，这里仍然是有钱人的天下。有钱人家的子弟，看着赵树礼不伦不类的衣服，白眼相向，眉目间傲气十足，更有刻薄的还时时夹枪带棒讥讽几句，这些都使少年赵树礼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但他没有更多地去计较，只是暗暗地下了决心：要加倍努力，和他们在学习上见个高低！

洋学堂毕竟有一点“洋气”，除了老古董之外，还添了一门算术，这可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。赵树礼很喜欢这门课，开始他只是感到新鲜，学进去了之后，就觉得这里面充满智慧，奥妙无穷。教科书要自己花钱去买，虽说并不太贵，赵树礼也还是买不起，但是这点困难吓不倒他。在别的同学不用书

的时候，他就把书借来，一句一题地抄下来，用自己抄写的书更熟悉，更容易弄懂。许多同学读惯了老祖宗的书，对这种新学不感兴趣，弄不懂题就干脆放弃，跑到外面打闹玩耍，这时候赵树礼却钻到一个背静的地方，全神贯注地解答习题。

有一次上算术课时，老师也被书上的习题难住了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“这道题嘛，太难了，大家就不用作了。”可是赵树礼并不罢休。下课了，他赶紧来到那棵常来的松树下，坐在石头上，动开了脑筋，想了又想，琢磨了又琢磨，“呵，是这样！”他终于啃下了这道难题。在似乎枯燥的解题中，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，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。

学校的主课，自然还是四书、五经之类，这在赵树礼早已背烂了的功课，毫不费力成绩就会名列前茅。至于每星期一次的作文，更是作得得心应手，几乎每作一篇，都会被老师用朱笔浓圈密点，贴在课堂的墙上让大家观摩，如果哪次墙上没有赵树礼的作文，一定会成为一件新鲜事的。

除了这些课之外，他还读了不少古典诗词、小说等作品，会背很多诗文。他的早期作品有一首《打渔歌》，就是用古体诗写的。这首诗通过一个“憔悴游吟”的诗人，描绘了1920年到1930年军阀混战期间山西社会的动乱景象。诗中写道：“冲击声中起哀号，硝烟阵里墟庭院，夜半檐前舞流弹，阶次砰砰落瓦片”，“村庄男妇走相逃，枪声震处裂人胆，鸡鸣藩篱屋宇空，尘封旅道行人断”，“阔大战场九万里，同胞南北东西徙”，真实地描绘了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，对“憔悴游吟人”“少年挥剑千钧臂，方今提得乞儿篮”的厄运，洒下了一掬同情之泪。

一个学期以后，赵树礼以他的聪明与勤奋成了全校师生